

第五十四回 降褒封詔尋節女 慶新婚夫拜嬌妻

卻說劉捷因子劉奎光文武全方，智勇兼備，不勝歡喜；而劉捷亦素來慷慨，不貪財物；成宗秉性仁厚，今既教劉捷充軍，後來復官，亦未可定。故劉捷一出天牢，便有許多門生故舊，相好大臣特來探望，奉送財物，手內甚是充足，遂付銀兩備辦妝奩，不表。

且說武憲王將庚帖欽天監擇日八次日尹太郡趕緊梳妝，即便上鑪，來到後宰門下轎。把門內監翅問曰：「太郡莫非不要見娘娘麼？」太郡曰：「正是，未知聖上可在宮中否？」內監曰：「皇爺坐朝未退，嫂娘恰往昭陽宮。」太郡步到宮前候旨。內監進宮奏請皇后曰：「啟上娘報，尹太郡跪在宮門候旨。」皇后久不見母，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悅，就令宣進。內監出來宣召，尹氏手執玉紡進宮，朝拜曰：「臣妾尹氏朝見，願瑯娘千秋。」皇后立起身來道：「母親平身賜坐。」宮女獻茶。太郡曰：「臣妾久欲進宮，恐大臣疑有私弊，故不敢常筋來。」皇后問曰：「俺家前日力奏開赦劉捷全家，未知賢弟何日與劉氏成親？」太郡曰：「為著劉氏婚姻，臣妾特進宮來，奏請娘娘轉奏聖上皓封孟氏、蘇氏，爾弟方敢與劉氏成親。」皇后問曰：「蘇氏何人？要求封皓。」太郡就把蘇映雪母女來歷並代嫁行刺投水等情說明。皇后贊曰：「難得蘇氏不貪富貴，如此節烈，實屬罕有。」太郡又把劉燕玉在尼庵三年受苦事情細說了一遍。皇后曰：「此女如此節義，理當封贈。母親且回，待聖上回宮，女兒即奏，諒無不准之理。」太郡謝恩，辭別回府。皇后深喜三女節烈，唯恐朝廷不准。不一時，內監報：「皇爺回宮了。」皇后出宮接駕入，朝見畢，坐在旁邊。帝曰：「今日退朝為時太早，與御妻下棋作耍何如？」皇后曰：「妙極。監取過棋盤及黑白子來，帝后對弈。」原來皇后的棋勝過天；當下卻皇后大敗，輸了三盤。帝心大悅，撤去棋盤，問道：「妻下棋，素稱高手，今日連輸三局，未知何事關心，如此意？」皇后忙跪下曰：「臣妾實有事關心，無意下棋，罪該萬死。」帝令平身，問曰：「卿有何事關心，不妨明咱奏來。」皇后奏：「早間老母入宮，懇請轉奏陛下，求恩皓封三女，使臣妾之弟甫少華好得完親。」帝曰：「三女乃是何人？要請封誥。」皇后將孟氏改裝逃走，蘇氏代嫁投水，劉氏尼庵受苦等情一一奏明。帝問曰：「蘇氏何人？」皇后再奏蘇氏出身及行刺之事。帝駭異：「孟氏、劉氏雖甘守節，亦是份內之事，獨有蘇氏最為奇異，雖小戶女流，不貪富貴，情願投水，亦是爾皇甫門中大幸。女俱是節烈，理合褒封。」即降旨封孟氏為正室王婦，蘇氏為義烈夫人，劉燕玉為節義夫人，著內監備辦封譜。帝向皇后曰：「朕前日只道孟氏已死，甚不留意，今知既係潛逃，朕欲頒詔天下，查訪孟氏；與爾弟完姻，方遂朕心。」皇后曰：「臣妾父弟征番回朝，榮封王爵，天下周知。孟氏若在人世，定早已進京相會。今延日久，杳無音信，諒因難受之苦，以致身死無蹤。」帝曰：「不然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孟氏滅節，決非夭折之徒，或有事耽擱，或不知備細；故無有蹤跡。朕若重賜賞格，自有知風出首，抑或自來相會，亦未可知。此女乃朕迫走，若不回來，朕甚不安。」傳旨，細將孟麗君逃難始末，以及容貌年紀並跟隨榮蘭女婢一一開明。不論士庶軍民人等，如有收留獻出者，賞黃金五百兩，彩緞五十匹；知風報信者，賞黃金一百兩，彩緞十匹，該地方官高升三級。降詔通行天下，無論州府郡縣關津渡口，俱要張掛。旨下，內監傳出，該部官立即差官捧詔，分發十三省尋訪，不表。

且說內侍捧了封誥，連忙上馬，來到王府，忠孝王忙排香案，接了封誥，供奉偏殿。次早，備下祭禮，正中鸞鳳宮供奉孟氏封皓並圖畫一幅，左首碧駕宮供奉蘇氏封皓，右邊金雀宮作劉氏臥房。安頓停當，先去祭奠孟氏，忠孝王行了三跪九叩禮，隨後老王夫妻作揖曰：「媳婦貞節可敬，宜受我們一拜，奈長上無拜下之禮，只好打躬。」然後燒化紙錢。又到碧駕宮，令女婢排列祭禮，蘇大娘曰：「小戶之女，蒙聖恩褒封，已是受恩不起；復蒙祭奠陰魂，如何消受。」老王父子曰：「令媛這等節烈，正當百拜。」忠孝王拈香跪下，亦行了三跪九叩禮，隨後老王夫妻又上前打躬。大娘泣曰：「吾兒如此厚用，亦可以無憾，願你早升仙界。」女婢焚化紙錢，各各退去。

須臾，欽天監差人送喜柬來了。啟視之，乃擇於十二月十三日行聘，十七日迎娶。只因不日行聘，令華亭侯衛煥為媒，預送吉期到府衙交與劉捷。光陰迅速，已到行聘之日，王府中便結彩懸燈，笙簧開奏。華亭侯上轎押了聘禮，到了府衙，阮知府接入內，茶罷請酒。原來劉捷雖然遇赦，因自慚犯斬，不便見人，並派表弟代發聘禮物，亦極豐盛。滿朝大臣皆差人到王府送禮，紛紛登賀，這幾天熱鬧非凡。鄺相亦備禮往賀。前一日，老王夫妻商議曰：「我等滿門深受鄺相大恩，今孩兒婚姻，宜預先下貼去請師娘梁夫人來此拜見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如此極好，將他的岳父梁相、義父康若山兩對夫妻統一齊請來，才不失禮。」老王夫妻稱是，令人備了三副請帖，寫著老王夫妻字，令家將送到相府下儲。女婢帶入後堂，交與梁相夫妻，並請轉交鄺相。不須臾，鄺相來到，梁相把帖交他看過。鄺相問曰：「岳父將往否？」梁相曰：

「伴新郎乃少年的事，我老人家不便去，況我去又坐位不便。女兒去與不去，你們夫妻去商議罷。」鄺相點頭退出，持貼回房。素華悶曰：「家父喚你何干？」鄺相笑曰：「門下要爾我去新婚。」言訖，把帖付與素華看過。素華曰：「你要去麼？」鄺相曰：「吃喜酒如何不去，爾要去否？」素華曰：「家母今在王府，去豈不敗露？」鄺相曰：「不中用的東西，虧我日在朝堂，與父言談，若是爾這樣膽怯，怎好作官？」素華曰：「我無你的伎倆。」次日已是十二月十七日，婚期既到，文武官俱至王府朝賀。偏殿上預先請一班聞名戲班，演唱信碓。唯孟士元尋思女兒身死，劉氏受享，心中傷感，只到王府略坐，即事辭而去。老王夫妻父子深念鄺相恩重，定要請他夫妻前受自己一拜，忙令家人往相府催請。家將到府下催帖，女婢入內堂，來見鄺相曰：「忠孝王已遣家將來催。」鄺相曰：「休回，即便前往。」女婢退出，回覆來特。鄺相穿上新公服，素華曰：「你當真敢受做下拜麼？」鄺相曰：「他既貪新，我又成就他滿門富貴，即受他夫妻拜見何妨。」來到後堂，適值景夫人坐在那兒，悶曰：「你位投忠孝王恩師，小女何不同去受拜，吃幾杯喜酒？」鄺相曰：「令媛過謙，不肯同往。」景夫人笑道：「自己的門下，何必太謙。」鄺相走出上轎，執事跟隨，來到王府。忠孝王忙迎接，鄺相就在轎內答了半禮，直入居殿。文武俱在庭中，文東武西，各立定位置，文官打撰，武官乍揖，武憲王降階迎接，鄺相步進偏殿。鄺相乃是右相，除左相不來，他就是第一人了，況是恩師，故坐在東首第一位，眾官依次而坐，武憲王鄰位相陪，忠孝王坐在下邊。茶畢，老王曰：「梁相年富，這就不敢強請，但令尊夫人老太師仍不請來受小兒拜見？」鄺相曰：「拙內偶染小恙，不能前來受拜。」眾官笑曰：「鄺相真是豪爽，一請便來。」老王曰：「小兒由鄺太師大恩、屢思拜見師娘，無由可慨。今幸新婚，正好拜見走師娘，怎麼托言有恙？」即吩咐二名家人，押了一大轎，帶了太郡並令二女婢，在轎內梁夫人，說是太郡必要恭請，若再不來，太郡即親來拜請。

家人領命，正要起身，鄴相尋慮太郡親臨，便難推脫，遂想出一絕妙的計來，令家持且住，躡向武憲王曰：「拙內近來好吃酸物，手足瘦軟，恐是懷孕故不便來。」老王暗想，若是孟氏改裝，梁夫人怎得懷孕？我等真是顛倒，疑是女流。即打躬曰：「這是恭喜事，老夫便不敢勉強。」眾官曰：「喜沖喜，恰是不宜。」連忠孝王亦信鄴相真是男子。

老王對少王曰：「你去打發轎馬迎娶。」少王退出。按此時京城內的風俗已無親迎之禮，乃是媒人代去，於是衛煥便坐了八人大轎，押了花轎鑾駕，執事音樂，一路而行，來到順天府衙門。阮知府代嫁姪女，大開中門。衛煥步入花廳，獻茶畢，向阮知府曰：「煩勞老先生催促令姪女發輿，免使誤了良辰。」阮知府令屬下官員陪伴媒翁，自己入內催促起身。

是日劉燕玉鳳冠霞佩，蟒袍朝裙，上前拜辭父母，依依不捨。顧太郡抱住涕泣曰：「從前我不知爾盡孝，不把爾當作女兒，誰知你今竟救了滿門，方知爾的孝心。正當愛惜，卻又要即日分離，不知此後可得聚會麼？真是令人腸斷！」劉氏曰：「母親不必過慮，待女兒求公、夫保奏，或蒙免戍，亦未可知。」劉捷曰：「這句話切不可說，我的罪案能得發戍，已屬萬分便宜，若再說免戍之言，就惹人看輕，說我貪得無厭。還有一要緊話，爾須切記，我們如今失勢，不比當初的勢力，今感賢婿不棄，娶你為妻，實屬萬分之幸，凡言語之間須要恭敬，不可狂言誇口，惹人怠慢。」劉氏曰：「這倒不要叮嚀，女兒平日作事謙恭，決不有失。」阮知府夫妻催促速速動身，劉燕玉只得拭乾眼淚，辭別父母。

阮知府夫妻扶小姐登車，江進喜母親隨嫁上轎，四名女婢，許多嫁妝人役管押在後。三聲大炮，花轎起行。華亭侯押了半朝轎駕，乘馬而行。鑼鼓喧天，花炮震地，士民爭觀，巷塞街填。湊巧往返俱從孟龍圖府前經過，孟府書童自起先媒人押嫁過去，遂報與女婢道：「王府迎新，實在熱鬧。」女婢俱叮囑道：「若待娶回，須報知同看。」及至娶回之時，童僕果然進去密報，眾婢俱到府前觀看。恰巧韓夫人在後堂，交椅坐下，並不見一個女婢，又聞外邊清音震耳，火炮連天，更有喝道之聲，悠揚過之，心疑莫非迎神，如許喧鬧，一會兒方見眾婢家童喧笑而入。韓夫人問曰：「你們從哪裡來，這等歡喜？」家童曰：「因王府迎親，從府前經過，用半朝轎駕，坐八擡綠呢金鑲的大轎子，又有四五對御牌執事開鑼喝道，十分熱鬧。」韓夫人聞言，大怒曰：「可恨忠孝王，好生無禮，娶吾兒仇人之妹為妻，又坐著八人大轎，故意喝道開鑼，耀武從我府前走過，目無尊長，氣殺我也。」方氏媳婦勸曰：「婆婆不要動氣，總是姑娘福薄。若姑娘在日，劉氏乃是偏房，見了姑娘即當下拜，莫道敢用駑駕八人大轎，亦不敢從我府前經過。總由姑娘死得太早，劉氏命好，故有這等威風。」韓氏想念女兒，又恨著女婿無狀，不早約束家人，敢張聲勢從我門前往返經過。正發怒間，恰好孟士元回來，問知緣故，勸夫人道：「忠孝王雖是不該，總由女兒福薄早亡，此所謂人死人情忘，說有何益。」韓夫人道：「可恨前日假裝情義，騙取女兒的畫圖而去。他既薄情，我日後定要討還，方消吾恨。」士元曰：「賢妻好孩子氣，他既愛劉氏，還要女兒的畫圖麼？即還來何益，反傷和氣。」韓氏曰：「可憐我女兒，恨無蹤跡。」漸漸生起病來。亦是鄴相數該相認，以此韓氏患病，這是後話，不表。

且說劉府新人的彩車直入王府，停在通道之上。不須臾，良時已到，樂人細奏音樂，女婢扶出新人上殿，並請忠孝王出來，一同參拜天地。禮官喝禮。眾官請丞相：「往觀新人拜堂若何？」鄴相曰：「此乃美事，怎麼不去。」即同眾官步到大殿。只見一對好夫妻正在拜執，新人的身材恰亦細小，金蓮又不滿四寸，先敬天地，拜了八拜次謝皇恩，又拜了八拜，回轉身來，即欲拜父母，老王曰：「為人須當念舊，若非鄴恩師提拔，我等不知流落何方。須先謝鄴恩師。」

忠孝王向前來請鄴恩師受拜，鄴相回辭曰：「養育之恩。並於兩大，宜父母為先，下官怎好僭越，況年輕德薄，何有受拜之理。」忠孝王曰：「承蒙提拔門下一間。恩參天地，理當百拜，休要過謙。」老王曰：「師生名份，怎論年紀。」眾官辦曰：「鄴太師正當受拜。」鄴相尋思：以恩而論，我確有恩於彼，便受拜何妨。老王父子二人便把鄴相扶到上面，當中坐下。禮官喝禮，少王夫妻跪下。拜了四拜，即欲起身，老王即阻攔說道：「丞相厚恩，何妨八拜。」鄴相只得坐下，再受四拜，便起身謝曰：「得罪了。」於是少王恭請爹娘並肩坐，而後夫妻雙膝跪下，端端正正拜了八拜，拜畢，又夫妻二人對面交拜，笙簫並奏，送入洞房，牀沿坐下。女婢揭了新人的面紅，忠孝王偷看新人的容貌：雖然美容，但因受苦日久，有些清瘦的形狀。方飲了三杯合盞之酒。女婢報曰：「請少王爺出來宴客。」少王令女婢伏侍新人，自到銀鸞殿入位，與眾客坐下，戲班送戲文前來。按首席乃是鄴相，老王請鄴相點戲，鄴相故意點了《女狀元》全套，戲班隨即登臺演唱。二女旦前來倚酒，年俱十三四歲，亦甚美麗，一則敬重鄴相位高，而且少年美貌，加倍小心敬酒。酒至半酣，鄴相滿面笑容，賞二女旦各三大杯。

未知鄴相請動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